

## 与柴京云柴帅一起写歌

□ 张枚同

我与柴京云结识多年，我俩虽然相差16岁，却不知为什么，总是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大概皆缘于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吧：用通俗的话说，我们都是搞文艺的，又都爱好趋同，虽然他的爱好涉猎范围比我更广；就工作而言，用过时又有点“老土”的话说，我们是同一条战线，都从事着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时不时地会有工作上的联系；最为重要的，也是他最为打动我、令我钦佩的，那便是他对艺术的执著，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古人有“高山流水”之说，某种意义上，我与他，精神上是相通的。我想说：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艺术而生。这话不为过。

## 一首老歌

“荏苒”一词出自汉·丁廙妻《寡妇赋》：“时荏苒而不留”。意思是时光的流逝是留不住的，也是看不见的。1986年，我46岁，柴京云30岁。那年，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为庆祝国庆37周年举办了一次征歌，我和柴京云合作了《我的家乡在塞北》，并获奖。国庆前，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演出队正在太原演出，带队的是中国音乐学院教务主任林志良，他和省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吕仲起是大学同班同学，吕仲起便请了中国音乐学院演出队来为这次征歌的获奖歌曲录音，并在省电台和大同电台多次播出。只是，后来的几十年中，这首歌就只出现在大同歌手苑铁的演唱中，慢慢地似乎被忘却了。

岁月就是时光。34年的时光，看不见，摸不着，留不住，可谓“荏苒”。2020年，在回望这几十年的过往中，80岁的我和64年的柴京云又想起了这首歌，并准备在他和柴帅的声乐作品音乐会上演唱。可无论如何，今日之大同，已然大不同。所以我们商量着将歌词作一些修改，但终究因原有架构做就，只能如此了。在《美丽大同我的家》音乐会上，此歌放在开场，也算是序歌。看着舞台上的五光十色，听着本土歌手张艳虹的高亢婉转，我想到的却是背后那个“荏苒”，那个整整34年的过往，不由暗自感慨。就在音乐会不久，我和京云同去参加了阳高县长城脚下守口堡举办的一个活动。当我们站在高处眺望那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狼烟墩、烽火台以及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夯土长城时，胸膛里瞬间便被填进了满满的沧桑感，原来世界也与人一样，身边走过的也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留不住的时光岁月啊！

## 琴弦上飘落的樱花

2020年春，退休在家的我烦躁郁闷，一日，突然听到了柴京云写的一首歌。眼前一亮，便问：“你还写歌？”他只说了一句：“有好词拿来！”于是，我们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

时隔30多年后，我给他的头一首歌词便是《樱花又开放》。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因这首歌我认识了他的女儿柴帅。3月的大同，阳光明媚，蓝天朗朗。每每，我与妻在御河边上散步时，不由得会想，武汉大学珞珈山樱花道上的樱花又开了吧？许多年前，我确曾在那里如痴如醉地赏过樱花，那情那景，终生难忘。但此时，我不禁去想，那长长的樱花道、那如云飘洒的樱花，依然如旧吗？就这样，庚子年武大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电脑打出了《樱花又开放》的歌词题目。樱花依

然美丽，只是，我不知道有谁会在这个特殊时期去欣赏它的美丽？但我去了。“梦中我去赏樱花，依然是三月阳光”“枝头花朵，无语地绽放”。我孤独地站在樱花树下，久久地伫立着，我在等谁？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老人，也许是一个孩子，也许是年轻的他，或是漂亮温婉的她？“去年的相约，是谁还在树下守望……我好想对你说，我好想对你说，今年的樱花，与往年不一样……”就在我一口气在电脑上打出这首词的那一刻，我眼睛湿了。呵呵，80岁的拄杖老人，也还有泪！

当京云将这首词变成一首歌曲的小样让我听时，我大为震惊。首先是曲作者对我心中所想之风格和感情竟把握得那么精准。平缓，细腻，淡淡而不失深度的忧伤，张弛有度；那旋律，那十分走心的歌唱，让我为之动容。真想想不到他能写出如此深沉、忧伤又内敛的曲调来。我说，太好了！非常非常走心的旋律与曲调！京云随即告诉我，这曲子的主题和大部分旋律出自他的女儿柴帅之手。我知道京云的女儿自小跟他学二胡，但不知道她还善作曲。京云又说，柴帅是在一首湖北民歌的元素中提炼了音乐主题，他也认为很是到位。我虽然对这首民歌不熟悉，但一听到开头两句“樱花又开放，花开珞珈山上”时，我心中便已认可了柴帅的提炼。后面，当歌曲唱到动情处时，二胡娓娓的琴声应情而来，或与人声对话，或独自如泣如诉，牵你情肠，动你心魄。我知道，操琴者正是柴帅。我仿佛看到，那一片片的樱花，正从她的琴弦上缓缓地飘落下来，如一个又一个音符，在人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今年的樱花，与往年不一样，与往年不一样……”这是柴帅心的歌唱。《樱花又开放》这首曲子完成后，由许红霞、冯丽媛、段晓芳演唱并制成MV在网上发布，旋即得到了铺天盖地的反馈和好评。

## 魂与彩

有北京的朋友到右玉县写了一首歌，让我听。我突然觉得，我也可以并且应该为右玉写一首歌，为什么不呢？

右玉县，是山西北部一个用几十年的奋斗，使黄沙掩盖的不毛之地变成一片绿洲的改天换地的典型。右玉之路铸成了右玉精神。右玉有个地方叫杀虎口，是昔日“走西口”人的必经之地，却也是风沙肆虐之地。有史料记载，走西口的骆驼队、骡马，往往都是直接踏着几乎掩没了城墙与屋舍的黄沙翻越而过的。

当然，如今的杀虎口，早已变成塞上的一颗绿色明珠。我将歌曲的背景就放在这样一个地方，叫做“西口口”。那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来作为歌曲的主体形象呢？右玉的成就是全县人民几十年奋斗得来的。人民是力量的主体。而许多故事告诉我们，右玉的女人们又是这个主体中最为出彩的部分。右玉的女人们，一代又一代，自学会走路就在沙堆堆上跑，长大后又一年接着一年走在绿化造林改变荒漠的路上，她们走过的路也就是右玉人走过的路，可以说，她们是右玉人中最为出彩的群体。对，右玉的女人，西口口的女人！且从文学艺术的角度上，“女人”这个题目几乎是古今中外一个千古不朽的话题。就是“她”了！但是，我和京云都觉得，用“女人”这个字眼儿来表达这个群体，太“正

式”了，太“板正”了，总是有点“彩头”不够。想啊想，我们突然想到，就用本地人对女孩和年轻女子的统称“女女”，是为贴切。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又可亲可爱！“西口口的女女”，十分地亲切，十分地有形象！这首歌的“魂”，非此莫属。然而，这似乎还是不够。还是缺少“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两次走过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曾赤脚在大漠里行走，也曾近距离观察过在沙漠中行进骆驼，以及骆驼们那一只一只稳健的大脚，蓦然间悟出，越是大脚在沙漠中走路越是得力。于是，这首歌的歌名最终由我们两人敲定为《西口口的女女好大的脚》。大脚！“西口口女女”的大脚！响亮又富有情趣的歌名！就这样，我们选择“西口口”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域作为此歌的写作依据和背景，选择“女女”作为体现右玉精神的载体，用“大脚”形象地表现了右玉人改天换地的气势与不畏艰辛的历程，力图对右玉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西口口的女女好大的脚，学会了走路就在沙堆堆上跑……头一脚踢出一棵芨芨草，二脚踢出两苗红柳条，三脚那个五脚跟着日月走，十年八年走出满眼绿茵茵的树苗苗。

在京云与柴帅的精心打磨下，这首歌的曲调融汇了朔州大秧歌、右玉道情、杀虎口小调等音乐元素，伴奏却采用了现代摇滚音乐的手法，对民歌与现代的结合做了先锋性的探索与尝试。至于演唱，诙谐、原生态、强调本土气息和趣味性，男声挥洒自如的表达和女声那浓浓乡土味道的夹白，有如北方那嚼不透的阳光月光。柴京云在这首歌的方言运用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串数小树苗的道白。在“十年八年走出满眼绿茵茵的树苗苗”之后，我原词是“一棵两棵三棵四棵，五棵六棵七棵八棵”，而柴京云在此处完全用了朔州方言：一 yao 俩 ao 三 gao 四 ao/都是那树苗苗/五 gao 六 gao 七 yao 八 ao/都是那树苗苗/西口口的女女一展腰/忽闪闪的大毛眼哪个不说好。

后来我们应怀仁之邀，写下的那首《金沙滩的风》，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地缘、趣味、人物，一下子全部给了观众。所以，每唱到此处，总是满堂喝彩！此歌的首唱是民歌歌手张胜亮，后来又有阳高二台剧团团的表演唱版本，将二人台传统剧目《探病》中刘干妈的“大脚”形象与诙谐的表演恰到好处地用到了“西口口”的“女女”身上，那“彩头”，瞬间爆棚！

这几年，我与京云、柴帅共合作了10多首歌，不算多，感慨却颇多。与京云合作，你会感到他身上有一股执拗的劲头，只要是他想得到的效果，不达到完美决不罢休，他那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着实令我钦佩，让我感动。还有，他对民间音乐元素的熟悉与运用也绝非一般人所能。与柴帅的合作，实话说，让我对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音乐人着实刮目相看。我也是学音乐科班出身的，我们那一代，相比柴帅他们，在艺术修养、修习，以及视野的开阔与站立的高度上，确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细想，也对，毕竟时代不同了，时代总是要向前走的，后浪推前浪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乃至文学艺术无可规避的规律。无论如何，与京云和柴帅于音乐创作上的合作，让我欣慰，也让我受益匪浅。



## 暮色

□ 袁伟建

荷叶已然迟暮，瓜果们陷入沉思，在这渐寒的时光中它们的心思，如深邃的湖泊

最后一树柿子，高高地仰望苍穹，成熟且张狂像不羁的少年郎。然而岁月的车轮无情地转动终要敛去锋芒，步入暮色帷幔

躲在夕阳后的芦苇，似羞怯的少女，悄悄垂下了头也缓缓没入这苍茫的暮色

暮色，是时光的帷幔将喧嚣与繁华逐步遮掩它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耆老用缄默讲述着人生的真谛

张狂的会归于平静成熟的会学会内敛就像那璀璨的星辰在暮色中，等候着新的黎明

## 家乡的酸粥

□ 黑牙

这里，有自己的时间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多出来的分分秒秒藏在一碗酸粥里经过淘洗、沉淀、发酵和耐心地熬煮这来自土地的馈赠呈现出烈日的金黄

当它以一条小溪的流速缓缓经过我们的身体会浇灭沿途那些被人间烟火引燃的焦虑与燥热我时常沦陷于它的微酸、绵软，时常被它的香甜带往童年小屋带到久未见面的亲人面前

端起一碗酸粥就是端起了往事和回忆放下一个粥碗就是放下了苦楚与艰辛在我的家乡，老人们有着年轻的心和渴望他们都曾在一碗酸粥里找回过失散的时光

■ 赐稿邮箱：dtwbzl@163.com